

文润之江·深入实施文化建设“八项工程”20周年

挖掘底蕴 传承文明

百卷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,织锦五千年时光——
一丝一缕 生生不息

■ 本报记者 王雨红
通讯员 陈晖夏 刘瑾

丝绸,中华文明的瑰宝,五千多年来与中华文明同行,促进着中外文化交流互鉴、共同繁荣。

如今,一项拥有多个“之最”的文化研究工程——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正在浙江细细渗透、节节延伸,试图全方位展示来自东方的锦绣华章。

这个由浙江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全球80多家文博机构的项目,计划用10年时间采集2万多件中国传统丝绸藏品信息,出版100卷精品图录。截至目前,已出版第一辑12卷,涵盖海内外12家收藏机构的代表性藏品。

经纬纵横,如何绵延中华文明?一丝一缕,又如何写下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生动注脚?

满世界跑查清“家底”

发现于新疆的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、出土自长沙马王堆汉墓的“素纱单衣”、珍藏于北京故宫的龙袍等宫廷服饰……翻开已出版的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,一件件中国丝绸文物精品跃然眼前,每翻阅一卷,好像是在进行一次穿越千年的对话。

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赵丰教授,是促成这一对话的中间人,“丝绸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物之一,但丝绸文化研究领域仍有不少亟待弥补的空白。”

一根丝线,串起了赵丰40余年的工作与生活。

2013年,共建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倡议提出后不久,收集全球中国丝绸文物并编成全集的设想在赵丰心里萌发。此后几年,赵丰和团队开始对接中央及省市相关部门、反复修改项目可行性方案、立项审批等。2022年,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项目正式启动。

目标为迄今为止资源收集最全面、学术研究最前沿、编纂体系最完备、图像呈现最精准、出版规模最宏大……多个“之最”背后,注定是一场文化苦旅。

“满世界跑,查清‘家底’。”筹备至今,赵丰和团队成员一直奔走在寻找中国丝绸的路上,每对接一家收藏机构,起码要来来回回四五趟,常常上一个时差还没倒完,就要进入下一个时差。

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每卷平均耗时2年



中外专家学者观摩赵丰的丝绸文物复原成果。

受访者供图

左右,涉及藏品信息采集、图录编纂等流程。“有时厚着脸皮催,有时耐着性子等,还有时上门拜访会吃闭门羹。”赵丰说,这个为期10年的项目,意义大,难度更大。

催,因为这对于收藏机构来说其实是“额外”的工作,时间上难免有冲突;等,因丝绸文物材质纤薄,部分机构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展陈环境,资料采集需要等合适的契机。

在赵丰看来,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无法收集全部资料,但一定能让更多人发现、研究、利用、传承中国丝绸技艺。

“散沙”聚塔筑成高墙

如何把散落在全球各地的中国丝绸系统展现,又能避免内容重复雷同?

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项目核心团队近30人,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牵头,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、浙江理工大学、东华大学等组成,由浙江大学出版社进行出版,每一卷的主编则由各个收藏机构相关负责人担任。

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,浙江大学出版社成立专班。同时,多次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,并积极争取国家级及省部级的奖项支持。

项目启动前期,项目团队反复商讨,决定按收藏机构来编纂。比如,故宫博

物院以清代宫廷丝绸服饰为主,广东省博物馆主要展现清晚期外销丝绸,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则以民间织绣为重。

随手翻开一卷,就能明晰编纂结构:每卷收录150至200件丝绸文物,由专文、精品、图版和图版说明四部分组成,分别从藏品概况、精品文物、工艺特征、艺术风格等方面铺陈展开。

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陈洁教授介绍,这好比将“散沙”筑成“高墙”,这一编排方式打破了地域与机构的壁垒,既突出各收藏机构的特色,又串联起中国丝绸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脉络,以及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轨迹。

一位业内专家曾如此评价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:前人之所未备,后世不可无。的确,丝绸与中国的经济体系、礼仪制度、风土民俗等联系紧密,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,源远流长。

目前,项目团队已与北京故宫博物院、湖南博物院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国内外60余家博物馆和收藏机构达成合作意向。

致力推动“全链条”发展

“中国丝绸艺术大系”的意义或许远超一部图录的范畴。

瑞安深耕永嘉学派研究,赋能区域文化发展——
义利并重 泽衍万世

■ 本报记者 尤建明
通讯员 夏盈瑜 周宁宁

“当你遇到困难,百思不得其解时,或许你会想到永嘉学派的蔡幼学,因为‘一筹莫展’这个成语原型就来自他的谏言……”近日,在瑞安市永嘉学派传习馆二楼,一场学术研讨在欢乐的氛围中展开。在该馆每月举办的“事功学术堂”中,瑞安市莘塍文化研究会会长蔡建设向文史专家、文化爱好者介绍了“蔡幼学和他的朋友圈”。这也是瑞安深耕永嘉学派研究,赋能区域文化发展的缩影。

眼下,温州正深入推进本土文化研究工作,着力打响温州学品牌。瑞安挖掘永嘉学派文化资源,制定相关实施方案,推进永嘉学派系统研究、品牌塑造、空间打造、传播推广、创新转化、人才培养,在学术研究、文化传播、社会发展等领域不断涌现新风貌、新生态。

源远流长 事功思想映照古今

“继《永嘉学派丛书》之后,《永嘉学派丛书续编》已进入专家会审阶段,争取今年底出版。”提及永嘉学派文化研究,瑞安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、市社科联主席陈锦海如数家珍。

陈锦海提及的《永嘉学派丛书》共分为23册影印出版,包括19人35种书,所选底本多为精校本或稀见批注本,为永嘉学派的研究提供了系统扎实的文献基础。

永嘉学派作为产生、繁盛和流行于温州的思想流派,诞生于宋代,与同时代的朱熹理学、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。彼时,薛季宣开创事功之学,陈傅良继之,叶适集大成,往后诸多温州士人将之传承发扬……因温州时称永嘉,故得名永嘉学派。

永嘉学派的诞生、发展与复兴脉络,都与瑞安紧密相关,学派开山祖周行己、中继者陈傅良、集大成者叶适等都是瑞安人。2018年底,瑞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决定开启《永嘉学派丛书》编纂工作。

“我们从2019年开始《永嘉学派丛



在瑞安永嘉学派传习馆,每个月都会举办“事功学术堂”。

瑞安市社科联供图

书》编纂工作,并于2022年9月在杭州首发。”陈锦海介绍,这是自晚清大儒孙衣言、孙诒让整理永嘉学派文献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术研究整理。

选入丛书的除了永嘉学派核心学人的著作,还包括近代学人如孙衣言等人所撰的永嘉学派学案、学人书目、年谱的稿抄本。作为《永嘉学派丛书》和《永嘉学派丛书续编》主编,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立望主攻近代学术史,他以独特的近代研究视角切入进行相关研究。“这也是我和专攻永嘉学派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。”徐立望认为,文化的生命力依赖于一代代人的传承守护。

翻看永嘉学派文化研究计划,在文献专题研究、名人专题研究基础上,瑞安还深入推进永嘉学派的价值转化,定期征集永嘉学派与当代价值主题论文,结集出版《从永嘉之学到瑞安新学》《永嘉学派与温州历史文化研究》等著作。

时至今日,永嘉学派之所以依然被推崇,是因为其精神内核与浙江发展路径相吻合。徐立望认为,永嘉学派既谈心性,追求精神境界,又重事功,提倡所学应“施于世用”。

“研究永嘉学派,不仅是回溯历史,更是探寻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密码,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

势。”温州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洪振宁说,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创业创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生生不息 先贤文化代代传习

最近,瑞安市社科联副主席李建林的手机每周都会收到学习提示——“王开祖这句‘知仁爱之分者,可以为政于天下矣’,释义为:理解仁爱之恩惠之间区别的人,就可以治理天下了。”

这是瑞安编印的《永嘉学派300句》,摘取学派代表人物经典话语并进行释义,通过“瑞安印记”微信公众号,每周面向大众普及永嘉学派金句。

文化的传承,既靠挖掘,也靠弘扬。“连日来,永嘉学派传习馆运营负责人缪星象忙着给参观者讲解。开馆仅半年,这里已经迎来3万多人次。

作为瑞安历史文化的总序厅,永嘉学派传习馆还联动陈傅良纪念馆、叶适纪念馆、治善祠塾、利济医学堂、学计馆等,形成了当地“1+N”文化传播新地标。

“永嘉学派文化传承,要让孩子们看得懂、听得懂。”瑞安市社科联秘书长施明都介绍,他们培养了首批共10名永嘉学派童声讲解员,开展永嘉学派进校

园活动,让历史典籍化作鲜活故事。

学术影响力也是文化传承的放大器之一。近年来,瑞安联动先贤纪念交流会、当代价值研讨会等载体,打造“玉海讲坛”金名片,累计举办永嘉学派相关交流研讨、专题讲座28场。同时,开展永嘉学派故里行系列活动,吸引60多名专家学者前来交流,省内外诗人创作永嘉学派相关诗词200余首。

见到赵丰时,他刚从英国回来,满脸疲惫,却又满心欢喜。和记者聊起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,就是与伦敦大学学院谈合作,探讨后续能否将中国丝绸文物修复纳入考古学的课程体系,培养相关人才。

这些年,赵丰和团队成员总能看见一些“情况糟糕”的丝绸文物,便萌发了做复原项目的想法。他认为,复原文物全貌并还原其使用的历史场景,是中国丝绸传播利用最生动的手段之一。

其实,除了复原,项目团队在编纂之外,还致力推动古代丝绸艺术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。“这是更长远目标,想努力做好中国丝绸文化的‘全链条’发展。”赵丰说。

可喜的是,已有成果开始显现——比如在活化利用方面,浙江凯喜雅、广州例外等企业纷纷加入,合作开展“国际丝绢色”项目,研究世界各地丝绸艺术的染色原料、染色工艺、色彩源流,建立丝绸色彩的标准体系。同时,结合丝绸文物的传统审美元素,设计方中等文创产品。

传承方面,项目团队正着手打造中国丝绸资源数据库,未来用户只需输入关键词,就能获得藏品名称、地域来源、收藏机构、藏品编号等中国丝绸文物详情。

总之,丝绸在经纬交织间镌刻的文明密码,正被渐渐破译。而文明,又在这经纬间不断延续。

古为今用 义利并重同频回响

走进瑞安中学,“甄综茶艺,以应时需”的校训,仿佛是在回应孙诒让在《瑞安新开学计馆叙》里写的“瑞安偏小,介浙闽之间,僻处海滨,于天下形势,不足为重轻。然储材兴学,以待国家之用……”

瑞安中学校长王安国介绍,《玉海书魂——走近孙诒让》等与永嘉学派相关的课程,已成为该校学生必修的校本课程。

在距离瑞安中学不远处,便是中国第一所采取欧美办学制度和方式开办的新式中医学校——利济医学堂。其创始人、永嘉学派继承者陈虬先生“道济群生,泽衍万世”的院训,依然清晰地镌刻在诊室廊下。在义利并重思想影响下,瑞安落实公共服务“七优享”工程和“强城行动”等决策部署,持续深化医共体改革,2024年县域就诊率高达91.1%。

秉入世之精神,求经世之功利,行济世之大义,永嘉学派对瑞安、温州乃至浙江在教育、医疗、经济等领域烙印颇深。温州学专家邵定美认为,精神力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总是彼此赋能、相互影响。

“在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背景下,做企业既要讲效益,也要履行社会责任。永嘉学派提倡的‘义利并重’与我们的战略理念是完全契合的。”在车间接受采访时,瑞立集团首席运营官徐本光表示。

“如今,我们的文化研究只靠激活沉睡的典籍文献远远不够,而是要让永嘉学派的文脉,在每间教室、每个诊室、每座工厂里生生不息。”陈锦海说,历经近千年的永嘉学派,正不断滋养着这座活力之城。

■ 本报记者 李华

书籍出版十年之后,再谈“宁波帮”话题,《当代宁波帮商人和浙江教育》作者、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、博士陈近对一个“宁波帮”商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兴学义举,依然如数家珍。

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、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、第一家中资机器厂……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之一,“宁波帮”创造了近代史上100多个“中国第一”和“中国之最”,其商业触角遍及世界各地。

如果说,工商业成就是“宁波帮”的招牌,那么,“宁波帮”树高不忘根,造福桑梓、反哺社会的义举,则是贯穿其发展的背后故事。其中,力度最大、持续最久、影响最深远的,无疑是捐资助学。

近年来,宁波对文化研究工程进行了全局性谋划、战略性布局、整体性推进。眼下,宁波正致力于用5年时间打造12项标志性文化成果,实施百个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。这其中就包括“宁波帮”精神研究等项目,从“宁波帮”守信好义、致富思源、富而报国、富而重教等角度挖掘其时代价值。

溯源:商帮现象源于地域文化

逸夫楼、林杏琴教学楼、碧华教学楼、李惠利中学、包玉刚图书馆……几乎每个宁波孩子的读书生涯,都绕不开“宁波帮”的助学印记。

作为宁波人,陈近对“宁波帮”感到亲切又自豪。在她的母校宁海中学,就有“宁波帮”商人赵安中捐建的林杏琴教学楼。在浙大攻读教育学硕士期间,她的硕士论文主题也是“‘宁波帮’与教育”。

“这个课题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‘宁波帮’的群体精神,由一个个具体的行为汇聚而成,通过研究他们的兴学义举,可以直观感受到宁波商人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面貌。”陈近说。

爱国爱乡的精神,则与“宁波帮”商人的乡土情结和家国观念互为表里。“以宗亲、乡谊为纽带,是‘宁波帮’商人齐心协力、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。”陈近研究发现,在外经商谋生的“宁波帮”商人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和同乡扶助意识,他们通过同乡会等组织,团结起来求生存、谋发展。

为何“宁波帮”能叱咤百年,且至今为人所称道?陈近觉得,回答这一“浙江现象”,要从地域文化入手。

“独特地域文化,是奠定‘宁波帮’群体特质的土壤。”陈近认为,“宁波帮”商人敢于开拓冒险、创新创业的商业热情,与浙江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基因、“浙东学派”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。

爱国爱乡的精神,则与“宁波帮”商人的乡土情结和家国观念互为表里。“以宗亲、乡谊为纽带,是‘宁波帮’商人齐心协力、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。”陈近研究发现,在外经商谋生的“宁波帮”商人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和同乡扶助意识,他们通过同乡会等组织,团结起来求生存、谋发展。

积弱积贫、列强凌辱的时代际遇,更让走在“实业救国”前列的宁波商人对祖国繁荣富强有着深深的责任感,这也成为他们支援国内经济建设、兴办教育、投身公益事业的精神起点之一。

挖掘:“兴学”背后的家国情怀

“浙商是浙江精神的实践者”。2023年,《当代宁波帮商人和浙江教育》一书在杭州国家版本馆浙商研究专题中展出,这句话被写在了展览的前言中。

“‘宁波帮’创业历程是浙江精神的缩影,而他们捐资助学的行为,也体现着浙江的发展经验。”陈近说,在课题研究中,她把“宁波帮”捐资助学的动因、特色、办学理念作为中心内容,就是希望进一步研究教育与地方经济的关系。

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的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,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。发挥人文优势,推进科教兴省、人才强省,是浙江独特的发展经验。

“现在,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共识,而‘宁波帮’商人很早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,把教育看作是关乎国家富强、家乡发展的大事。”陈近说,很多“宁波帮”商人,把捐资助学看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,这件事不但寄托着朴素的桑梓情怀,更蕴含着科教兴国、科教兴乡的热望。

年少时被迫辍学的赵安中就曾提出,“兴国强邦,人才为本,教育为先”。他笃信捐资办学是对未来的投资,投资的是金钱,收获的是希望。自1986年开始的20余年间,他捐赠了1.3亿元人民币,共计166个项目,林杏琴教学楼、碧华教学楼遍布山区和海岛的各类学校。

邵逸夫也积极投身办学活动,至2008年,累计捐赠34亿元用于发展内地教育事业,资助的学校和项目分布全国。

陈近研究发现,“宁波帮”捐资兴学过程中,还特别重视教育与实业、科技的联系。严信厚创办的储才学堂,弃旧学立新学,注重学习科技知识;吴锦堂创办的实业学校,设置农本科、蚕本科等专业,把职业教育理念引入教学实践。

“从实业人才培养,到科技人才,再到新时代注重创新人才培养,‘宁波帮’兴学目的始终是与时代经济发展同频的。”陈近认为,“宁波帮”商人对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前沿的敏锐把握,让他们的办学有了更强的现实针对性,也深深嵌入了浙江教育和经济发展。

展望:商帮办学精神传承不息

“兴天下之利,莫大于兴学”,在宁波市镇海区中兴中学校园内,“宁波帮”商人叶澄衷的塑像底座上,镌刻着上述十个大字。

这所学校的前身为叶澄衷捐建的中兴学堂,曾培养出包玉刚、邵逸夫、包从兴、赵安中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“宁波帮”商人,有着“江南第一学堂”美誉。

“‘宁波帮’商人之间的榜样示范和家族传承,对从事捐资办学活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”陈近研究发现,“宁波帮”超乎想象的办学力度和广度,很多都有榜样示范的带动作用,比如包玉刚捐建宁波大学,就对同乡赵安中产生了很大影响,并促使他接过了大学捐建的“接力棒”。

通过对“宁波帮”办学情况的挖掘,弘扬商帮办学精神,让更多新时代的企业家投资慈善公益事业,也是《当代宁波帮商人和浙江教育》一书创作的初衷。

让人欣喜的是,这些跨时代传承的办学事迹,在新时代有了更多续集。

在距离宁波大学地铁一站之隔的甬江畔,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已巍然挺立,今年9月就将迎来首届本科招生。

学校的捐建人是韦尔股份创始人虞仁荣,和包玉刚同村,都是镇海庄市街道钟包村人。当年包玉刚回甬捐校时,钟包村村民夹道欢迎,其中就有虞仁荣的身影。

“在毕业以后的经商生涯里,在家乡办一所好学校是我的梦想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波人,一直渴望能为家乡做些事,以绵薄之力回报这片热土。”虞仁荣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办学初心。

“只要这股精神传承不息,我相信‘一村捐出两大学’美谈之后,还会有更多佳话涌现。”陈近说。



孩子们在叶澄衷筹资创办的叶氏义庄(现江南第一小学)内诵读《弟子规》。

镇海区委宣传部供图

解码传承『宁波帮』捐资助学情怀——
崇文重教 薪火相传